



五中入饒舌

坤



公每柳入所喜  
揚入所忽亦顯  
微闡幽之意

山中入饒舌下卷

書法關紐透入畫中者唯拷亭先生所作之竹  
為然。余歲喜晴一枝用筆圓熟墨瀟蒼潤分枝  
布葉如昆吾刀鑄玉也。自題云詞人每稱雲似  
絮雨似絲雲豈絮乎哉雨豈絲乎哉可見物之  
相似者皆非其真也。余画此竹以為蘆則非蘆  
以為柳則非柳果以不似為真則我乃得其真  
矣。試問窗前竹二不能答倘使竹道汝畫怎麼



考其書非不佳  
恐馬東坡

似我。將以此答之。其言超。可謂画竹三昧  
矣。倪迂云。他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辨  
為竹。先生蓋似祖其意。  
先生家所藏。明清人書畫扇十握。悉精妙。金箋  
玉骨。家為偉觀。中有吳鉞。菴行書七絕。先生素  
善坡書。自言獲此後。豁然始有解悟。又有王石  
谷。枯木修篁。極佳。  
雲煙過眼後。猶往來胸中。夢寐不能忘者頗多。

如來書画恐非  
淇園敵其學為  
世用則近時所  
罕

栲亭先生席上所觀水墨羅漢卷。就中當作第一。  
先生作跋。以為李公麟筆。  
近儻以六法著稱者。細如來皆淇園二翁為尤。  
淇園家居教授不仕。性豪奢。講讀聲與絲肉相  
紛起。時挾妓縱飲。鴨水之上。學成一家。著書  
等身。畫山水蘭竹。縱橫恣逸。饒書卷氣。固不求  
合格。世以其人為貴也。如來亦巨儒。能詩。著嚶  
鳴館集。勉年米澤侯知遇。殊厚。侯有賢聲。國內

大治。如來與焉有力。畫未及之。見想。亦洪園之流。

近日題畫詩。學宋元及明人。唐祝葦。頗得其趣。揭予所知詩。佛如亭。子詩。登錄。詩佛云。茅簷相對。枕清溪。山色蒼。樹影低。薄暮岸鳴。風欲起。漁舟繫在小橋西。如亭云。聊將畫筆成秋景。黃葉孤村碧水涯。若作它年投老地。槿籬茅舍即吾家。頗得其趣。只覺骨格稍歉耳。秋子羽玉

玉山自鬼峨

定論

詩亦公本家事  
故論画不覺及

山在享保末。有題畫數句云。青山忽不見。知是飛來雨。不知水深淺。試放黃牛去。獨抱孤琴去。不教漁父聽。可謂淡而有力矣。夫負學力者。豪而粗放。倚才藻者。巧而纖弱。今日詩人之通患也。

巨障長卷。宜七言歌行。少陵最為常行。小幅冊頁。宜五七言絕句。或斷句題之。亦佳。唐祝延為本色。雖然作者各有所長。或纏萬言。或僅二

三四字。或擘窠或蠅頭。從興所到。一氣呵成。短  
不覺短。長不覺長。渾然天成。畫局自立。蓋亦在  
其人耳。

圖畫上題詩。唐時已盛。宋元後間有題詩餘者。  
但吾邦未多見。嘗觀祇南海題畫梅一詞。惜  
失其稿。近有栲亭先生漁歌子詞。題某畫樵者  
漁父農夫。調已溫雅。詞亦巧致。錄之為畫苑補  
一缺也。樵者云。逕熟。曉若不覺難。閒踏牛背步。

栲亭翁三詞絕  
調然猶有跡可  
追至公則詩餘  
中之猶龍

漫二。草作褥。薪為鞍。橫笛聲中月已圓。樵兄去  
盡。獨歸遲。一曲郵腔信口吹。犬迺迺。翁呼兒。林  
外孤燈初點時。漁父云。泛宅。一生紅蓼磯。傳家  
三世綠蓑衣。醉月釣。咏風歸。不管人間有是非。  
妻理釣絲。孫戲翁。一家渾在水雲中。張子和。陸  
龜蒙。不識風情豈得同。農夫云。原田一半倚層  
坡。租稅雖輕。勞力多。畦無水。奈秧何。踏翻車  
卷白波。活計百年何所有。煙蓑雨笠在隴畝。脫

粟飯瓦盆酒飽殺全家兩三口。余劣好畫及詞。  
頃者自畫漁父。係以宴清都一闕。今附于此云。  
柔櫓來何處。伊軋響乳鴨蒲外驚舉。塘西轉去。  
擡頭折柳千絲萬縷。何論帶葉和花胡亂把。扁  
舟繫住。那老拳甚似無情者。却有幽趣。數莖  
蘆筍穿魚搭頭尚跳。望酒旗去。狂歌任口。橫吹  
信手。自然天譜。渾家逐地團樂。都不道殘崖斷  
渚。七十年。雪笠煙篷。蘋風荇雨。

如讀白香山集

邊子蓬島喜任俠。年稍長。折節學畫。愛吳偉之  
蒼勁道緊。千里致書。遠師馬文圭。家貧賣技自  
給。婦性雅淡。精煎茶。客至命洗瓶。俟湯拂地對  
啜。予偶夜歸。酒渴。款扉索茗。時鑿譙四鼓已近。  
猶未就寢。登樓玩月。卒然口占。有贈云。今宵光  
景信無雙。遠巷窺。二聞吠。南戶涼風通北戶。  
西窗斜月到東窗。短床翻帖。夫臨畫。小鼎烹茶  
婦剔釭。拍手相看高話古。似移生計。隱滄江。余

板橋用鄭廣文  
事以同姓也

少受六法於斯翁與淵子種園。

種園以技官遊江戶。西歸日篋笥中藏臺山者  
所為古柏竹石一幅。用筆生拙。然墨氣甚厚。自  
題清人鄭板橋詩於上云。十載揚州作畫師。長  
將赭墨代臙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  
合時。素抱既卓。書法亦老。種園舉之。贈余曰。與  
子筆絕相似。

乙丑歲予入京時

禁中構書院新成

詔徵

蓋合時者不與  
我合與我合者  
不與時合也

能手圖其僻。有司按籍進者二百餘名。余聞之。  
私喜曰。籍中必有一二俊傑。精究六法。誘導後  
輩。張皇斯道者。留滯三年。周徧搜問。卒無所遇。  
悵然回棹而歸。

天王寺浮屠无  
和後再建者耳  
公不登浮屠而  
倚薰葭可謂有  
識矣

余甫冠東游江戶。途經阪府。欲訪木世肅。偶有  
人拉余將登天王寺浮屠。曰豐聰王所創。閱年  
既一千餘。不唯魯靈光巍然獨存也。余不肯。遂  
見世肅。明年西歸再到。則世肅已沒。浮屠亦焚

滅矣。

薰葭之畫當時人不知賞之今

木世肅名孔恭所處之堂名曰薰葭博物好古善賞鑒精草木鳥獸之學收藏法書名畫金石彝鼎及夷蠻所出異品奇物充積棟宇家故饒裕為其殆傾倒尤好獎譽推挽後進不惜齒牙凡有才藝可觀者必傾心結納其人交滿四方當時人士靡然爭趨薰葭堂之名布海內也善山水蘭竹窠石小幅閒雅清穩撫法近世其意

則遠迹爭購公具眼既有此言

蓋在自娛不必抗衡古人俱爭上乘而一片酬古之氣霸然自見矣若天假年斯人使予從游門下以得指授憲也不才猶或髣髴古人之萬一矣噫

佐野犀藤十郎得列名此冊實為增瑤之報

高寸田名為澄別號兩香阪府人長者也從春嶽學畫以痴翁為歸又藏異書予嘗借袁太史詩話朝夕翻擷不忍去手欲還未能又托購明人設色折枝花卷資乏直未償也而寸田不少



翁有兒半江玉  
堂有兒春禽亦  
皆各成家

慍厚遇如故。予畧解詩畫。而有今日寸田之惠。實居多矣。回念少抱志奔走東西。身素多病。橐屨屢空。受人庇蔭。不為不多。若異日無銜。譬結草之報。則負恩不鮮。每一懷之。輒為惘然。米翁名國字士彥。性和易。與物不迕。書畫俱不甚巧。然卒然天趣。從肺腑出。與玉堂老人友善。風趣亦相肖。好賦五言詩。亦淡逸。特喜余畫。曰。我衣鉢後來可附者。唯吾子耳。余不敏。固不敢

當然。知遇之感不淺也。因識。

時史花卉翎毛。多從沒骨法。蓋沈南蘋後始盛。南蘋名銓字衡齋。吳興人。享保中應徵。到長崎鎮。進畫數幅。賞賚甚夥。銓畫勾染工整。賦色濃艷。時昇平日久。人漸厭雪舟狩野二派。故一時悉稱南蘋。翕然爭趨矣。銓傳法崎人熊斐。傳諸江戶人宋紫石。紫石子紫山。世其業矣。伊孚九海山水。李隨安用雲墨竹。清商中家表

米庵考南蘋事  
跡其人品迥出  
畫品之上可缺  
也

聞稼圃學問文  
音迥出弟甚開  
右蓋亦落第人

表者也。己巳歲江大來稼圃者至。工山水。排冪  
自喜。但覺之清潤致耳。府尹固聞其名。傳令徵  
畫。潤華頗夥。稼圃傲然不顧。視猶土芥。西歸後  
檢其遺篋。絹素封完如故。或有僧人所囑。點染  
不吝。嘗作天台山圖一卷。贈東肥僧豪潮。曰。三  
攀石槁。

女史善畫者。玉瀾後。彤管之煒。彼是相映。後先  
無絕。然以予之所見。森冰仙為最也。嘗訪阮秋

冰仙者竹窓先  
配香川素琴之  
妹非森氏也名  
園葵字小湫水  
仙其号

成翁於南禪寺之鶉居。壁懸冰仙畫。美人裁縫  
圖。用白描法。或裁或慰。或按尺商量。婉然頽眇。  
窈窕閑雅。聲容如掬。筆亦纖細而潤。纏綿不浮。  
秋成翁道。冰仙平日所造。盡係婦人理針絲。給  
中饋事。不敢它及焉。後於高寸田。慶觀其白衣  
大士像。高六寸許。慈容肅穆。使人起敬矣。冰僊  
竹窗之妹。米巽處先配。惜中年而夭。故所傳畫  
不甚多。

予藏宮本武藏画布袋和尚像。筆法雋穎。墨色沈酣。阿堵一點。奕二射人。又觀設色馬十二匹。施朱填粉。極濃厚。而無俗習。至鞍轡鞭鐙諸具。按古式作之。又故赤穗大夫大石良雄亦能畫。世多傳其搨本。予編斯書。至雪舟狩野二派諸子。寔為不錄。而宮本大石。並學二派者。然亟收不能遺漏。蓋有所少慨云。

文泉子云。夫十為文。不得十如意。於画亦然。而

百兩御之老堂  
不能不嫁

遇少如意。觀之自娛。藏享獎帚。或有人探篋笥。取去。悵然久之。嘗為人寫梅。題句云。老萱嫁女。情相似。唯要終身留得看。後閱李竹嬾畫。勝有句云。画成未擬人。將去茶熟香温。且自看。畫之工不工。固不敢言。至其溺愛一也。可發一笑。

元遺山有論詩絕句。近人擬作論畫絕句。紀玉堂仿此體。有不如拋筆對真山之句。宋僧若芬摸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

宜真亦此意也。

余性嗜書畫。凡遇佳品妙蹟。意欲必得。念之至  
夢寐猶不能棄也。玩物喪志一語。信為吾輩好  
藥石也。清人姚際恆駁是語。謂出偽古文尚書。  
強辯頗似有理。然不過就己所好。曲作其說耳。  
唐王涯好前古名書名畫。充積左右。有不可得。  
必百計傾陷以取之。及甘露禍起。涯就誅。往來  
人得券軸皆剝取。奩盒金玉牙錦。餘棄道路。車

坡公言糞土所  
謂未能忘懷者

馬踐踏悉汚損矣。噫。名書名畫有何罪而遭遇  
若人。罹是塵劫乎。東坡規蒲傳正多買書畫。曰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後人當規坡翁為  
法。而王涯為戒也。  
謝肇淛不喜雲林。近人王覺斯亦同。曰。尪羸病  
夫。奄二氣息。甚哉其言。然近日士夫動輒作枯  
槁筆。高自標榜。迺署曰。仿雲林。嗚呼。斯徒不足  
與較。然躬不自量。不啻取笑識者。併累迂翁。故

言及此。

士人又云。我筆高。故人無喜也。宋玉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玉斯言。適俾自高者。藉為口實。可笑。

文章大抵百年前作。情常有餘。詞則不足。百年後作。詞常有餘。情則不足。借使我作。正德前人不願作。享保後人也。宣尼論禮樂曰。吾從先進。畫亦亦然。如雪舟狩野二派。野則固野。不可一

聲呵棄焉。

世或視畫以為無益。蓋未會其趣耳。夫畫之為趣。恍兮惚兮。如高壑。如深谷。初望之。覺無路可入。久之。熟玩。如仙子從空而下。願我指示。濛濛際冥。裏妙境。闢奇景。出樓閣參差。徑路盤曲。絳節羽幢。容與其間。花草薰馥。禽鳥和鳴。朝夕披對。愈久愈熟。則心自靜。心靜而意自清。嗜欲消焉。聰明生焉。不可動之。以名利也。從是以往

如讀南華非深  
於畫者不能道  
也

是所謂進於畫  
者

仁者樂壽境亦為不遠。文衡山先生壽考。人以  
為平日寫雲山之所致。但可為知者道。彼以為  
無益。未會其趣耳。

論者必曰。畫有補世教。典故事蹟。使人能知所  
勸戒也。夫今人所寫。人物則必聖賢貞烈乎。山  
水則必山海地圖乎。屋木則必張華漢宮乎。器  
財則必三禮與服乎。我恐不能必然也。然則果  
無益乎。夫晉唐以來。名卿逸士。明窓淨几。寄興

暢神二字可刻  
為印

寓意。後人傳之。以為至寶。或謂之士夫之畫。或  
謂之文人之筆。豈無以哉。宋宗炳畫山水序曰。  
閒居理氣。拂觴拭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  
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崑嶷。雲林森渺。  
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志。余復何為。我暢  
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蓋神之暢。不專於  
山水一途。所南之於蘭。雲林之於竹。亦各從其  
所好而暢耳。

一句誠懸所未

同一山水也。靜者作此，則使觀者自靜。躁者作此，則使觀者自躁。鳥同一花鳥也。寓化工於筆端者作此，則使觀者撫時寄興，以樂天機。專形似圖利者作此，則使觀者目悅情淫，其心自奢焉。蓋作者以斯心而寫，觀者以斯心而符。萬里外，千載後，其間不容毫髮，譬猶射之發於此而聲之應於彼也。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夫筆正則使人又正。故作者宜以法而作，觀者宜以法

而觀也。

所謂雖無文王  
猶興者

嚴滄浪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楊升菴云：書三  
今當用古人法。七分當用己意。大凡每人各具  
真性真情，須自出手眼而生活，不可寄人籬下  
也。昔人云：文章以氣為主，畫獨可不然耶。故張  
彥遠云：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非懦夫所能  
作也。

花卉翎毛，猶五言律詩乎。著筆較易，或可窺古

配比之妙不讓  
滄浪以禪辭詩  
但獨不及詩餘  
何也佳人采蓮  
仙人采藥雜花  
卉於小景置漁  
樵於山水艷而  
雅淡而腴者其  
猶詩餘乎否乎

人之門庭。仙佛猶漢魏古詩乎。後世竟不可及。  
山水大幅猶七言古詩乎。波瀾壯濶頓挫激昂。  
大開大闔最要臣觀稍小猶七言律詩乎。巧整  
中無見風韻扇頭小景若畫冊。乃絕句也。手致  
楚。殊可人意。  
一字不苟者。李咸惜墨也。波瀾活動者。王洽潑  
墨也。抑揚起伏者。陰陽晦暝也。墨竹墨蘭用飛  
白石。左右映帶。亦是此意。如此看來。作文章法。

又可以語畫。

詩人咏物。画家寫生。同一機軸。形似稍易。傳神  
甚難。如孤山處士咏梅諸作。每字句盡為玉蕊  
珠花傳神也。時史采菊者。為陶靖節。對蓮者。為  
周濂溪。醉而倚瓮者。為李謫仙。笠而著屐者。為  
蘇玉局。是借它物而證其人。或除菊若蓮若瓮  
屐之類。則不知為誰也。故宋人論寫生。曰。寫其  
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



時史針砭

貌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是也。近醫論古方。曰萬病一毒。画亦有一毒。曰不讀書。

俗間專尚三絃。急絃繁手。恚喜其音。而不顧詞意如何。盖唐時已然。白樂天詩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只唱聲。近日画家多崇形似。而不知風韻何物。盖宋人亦同。歐文忠詩云。古畫画意不画形。梅詩咏物無隱情。

梅盖梅聖俞僕謂此詩林聖俞能咏物猶古畫画意非平

亦尚友也

詩中有畫。中有詩。昔人評顧鼎頭語。王輞川詩亦多道如畫。倪迂書画淡逸。其詩亦然。石西詩雄渾。衡山詩清雅。六如詩穠縟。玄宰詩秀潤。至書画亦然。故讀詩而知其畫。觀画而知其詩。其然而併知其人。

東坡云。作詩必此詩。便知不詩人。畫家最忌形似。画竹似竹。画蘭似蘭。是必此詩之意也。近世又有一種形似。學倪黃而倪黃。仿唐仇而唐仇。

亦段似与上牙  
省公意盖思不  
知妄作者欲使  
人下學上達耳

出入意表

可為讀書法

以下多公画學  
獨得之言非茶  
語也

山中八鏡書下卷

者亦是也。禪家所謂學我者死。既以為醜。然似  
者猶不可得。况真者耶。故云。優孟、舛孫。猶有典  
型存焉。

撰詩難於作詩。余亦謂觀画難於作畫。胸中有  
古今画理存焉。眼中有許大神光具焉。而後太  
光明照焉。好醜妍媸。無地潛跡。隱影也。那箇苦  
心。豈唯作者吃丹舐粉之比哉。

之為法。曰二維新者。有置之不顧。依然故步者。  
世大抵不知古畫妙處。故捨之不學也。若一捺  
指。知其雋美。如顧虎頭。敢蔗。漸入佳境。欲止亦  
不可得也。

近史人物。衣跛用長心筆。輕二拖去。無頭尾。無  
起伏。曲折無勢。幹旋無力。與錢線蘭葉諸描法  
不同。恐非古也。

近日點苔最憤。濃淡疎密。畧無辨別。卒然下

古八鏡書下卷

筆如雀啄地不知復有混點渴點攢三聚五諸法而又各有所施也。

心與目通目與筆合所謂意在筆先也今人點拂輕疾忿不遑故心與目乖目與手反亦不及古人之一端。

時史邀悅今俗不欲專學古人意作遁語曰地之相距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亦數百歲欲作趙王倪黃其能可得耶且曰古自有古之法今自

俗鑿亦佳有  
此說

罵倒時人所以  
喚醒時人

有今之法學者何泥于古而及于今耶一人始唱衆口相和卒使海內淄皆是矣可惜可嘆呂子云思之思之神將通傳云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學者其勉諸。

時人學書不論工拙有所根柢遠則晉唐近則元明旁如尊圓近衛志津磨之屬皆然畫史則否水石屋舍翎毛花卉從人請求突然命筆無所考據盡取諸臆不知古人規矩在何處也傳

者已矣。承者漫然。或試叩之。茫乎失其所答。流弊如此何也。請少思諸。

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此為我輩下根者說法。大是的實真語。至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乃上二根人。始參其地位。妄人或謂獨獵之意。不甚難知。蓋非知之難。行之惟難也。若夫謹細巧密。可勤而到。逸筆破墨。不可學而得。庸史不解。蔑視以為易作。或乃至嗤笑之。所謂無緣衆

然犀照怪人焉  
度哉

畫品與人品相  
隨高低直是篤  
論報藝皆然非  
獨畫也

生難度者。一生位。在魔界而不自知也。然謹細不能。竟藏拙於枯淡。或託狂逸。以為高妙。此種人亦為不勘。

世悅山水。眾口同聲。亦耳食語。薛嵩云。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此又竟非篤論。夫人品既高。下筆自然高遠。其理不得不然。徐青藤秃筆美人。陳白陽水墨蔬果。別具神韻。後

厭煩之人恐不  
知此妙境

亦是文章作法

學問作法

是僕輩日本人  
頂門一針

人孰能議之。昔趙松雪歸林下。題錢舜舉茄果  
幅云。交游來往休相笑。肉味何如此。味長作畫  
到此。寓意非淺。有至道存焉。勿作畫觀。  
李日華云。繪事必以微茫滄澹為妙境。昔人告  
其不如此。至或再滌去。而後揮灑。或以細石磨  
絹。要令墨色著入絹縷。其用心可知也。紀玉堂  
稍解此旨。故吾有取斯人。  
心欲小。膽欲大。心不小。則不能恪守古人之矩

獲。膽不大。則不能翦伐。時史之畦町。心小而膽  
不大。則為刻鵠類。驚。膽大而心不小。則為畫席  
類狗。

本邦人性輕疾。西土人性遲緩。氣稟固既不同  
故學者精察熟慮之。而靜以養心。健以運腕。筆  
力深穩。墨氣沈厚。以游斯藝也。倘或不然。則磨  
硯屢破。埋筆作塚。欲覩黃巨之閩。與豈可能得  
乎。

柴碧海人多人多  
你詩曰子未知  
讀古詩之為樂  
乎占此同意皆  
至言也

良工苦心之語

佛家以無修無證為極詣也。畫亦然。蓋有夙根具焉。唐詩云吟詩恰似鍊仙骨。裏無詩莫浪吟。詩画同轍。畫亦從骨裡得來。故予謂強詩不及讀唐宋佳句之得趣。強畫不及玩先世名畫之為妙也。但不自作者不解得。自作者亦不解得如何。

不患用筆不工。而患精神不到。用筆工者。特宜撫仿古人精神到者。自家立脚。諺云長者萬燈。不若貧女一燈。蓋精神到之喻歟。

始畫八卦。作画之鼻祖。繪事後素。論畫之濫觴。

山中人饒舌下卷終

豐干固饒舌矣呼干為饒舌不亦饒舌乎舌相饒  
而其人不朽矣乃居士雖饒舌也而冊中所論諸家  
因之名益顯焉則饒舌之賜亦多矣至於余之書此冊  
則居士極口稱贊無復拍搯何也其拙豈不且饒  
居士之舌乎抑余之言之毋乃且饒舌乎

天保甲午嘉平月廿又二日北渚吳榮寫畢而書



竹田居士誦後詩畫之暇道逸乎  
甚出之甚率少云而卷中第次  
又甚此亦笑曰沿例握冊笑余曰  
子唯觀居士之行而未能觀其內  
也夫解脫世界優游放情者居士獨

山中八景詩  
中々正塾之蒐羅古今判乞与死  
在居士皮裡之陽秋矣此冊雖不  
從別畫史品評世之病生人其畫  
醒之於画上矣陸則品評從前  
畫史亦五等心文作字去々頂

門針美何小冊之嬉哉漢云獨  
活之老雅夫不可食山楸之粒  
難小而辛 棘之子且退靜心  
無續此石則也

保子嘉平月念五日出於松陰



山中八倉

書案之栢枿大槩圖六圖  
乃居士所寫也  
序交及藤機後



明治十二年第三月出版

定價金三拾錢

大阪心齋橋筋北久太郎町

出版

柳原 喜兵衛

全心齋橋筋唐物町

淺井 吉兵衛

書林

全阿波座中通三丁目

山本 重助

取次

東京本町二丁目

岡田

文

助

西京寺町姉小路

佐々木

惣四郎

全柳馬場姉小路上

北村

四郎兵衛

和歌山本町二丁目

平井

文

助

書肆

